

序題疏
詞引

二十七松堂文集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4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42
4

二十七松堂集卷四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廖燕柴舟甫著

序

小品自序

己未春予僦居城東隅茅屋數椽。簷低於眉。稍昂首過之。則破其額一巷深入。兩牆夾身。而臂不得轉。所見無非小者。屋側有古井一。環甃狹淺。僅可供三四。爨天雨晴則已竭。井邊有圃。雖稍展。然多瓦礫瘠瘦。蔬植其中。則短細苦澁。不可食。予每大嚼之。不厭。巷口數家。為樵汲藝圃。與拾糞賣菜傭所居。其家多小。

二十七松堂集

卷四

小品自序

柳田家入庫

010190557613

雜大亦不至五六歲時入嬉戲。或偷弄席上紙筆畫眉頰戲者。予頗任之。門外有古槐一株頗怪。時有翠衣集其上。旁有小石墩數塊。客至則坐其下談笑。客多鄉市雜豎。所談皆米鹽菜豉。無有知肉食大言者。予雖欲大言之。而客莫能聽也。以故凡筆之於文者。皆稱是。辛酉七月日。偶搜破簾中舊稿。得文九十三首。類多短幅雜著。零星散亂。因稍為校次。付奚錄。過目為小品。附二十七松堂集刻之。時予適改燕生單名。燕燕者小鳥也。古燕字從鳥從乙。或曰馭蓋得天地巨靈者。越一歲為壬戌春正月刻成。是歲德星見。

於北。蕭綱若曰。寫屋側寫井邊。兼寫巷口門外兒童雜客。層次細碎。何等點染。結處更有別致。雖短篇全從左史得來。覺東坡小品猶未道緊。

丁戊詩自序

丁巳五月二日。予避亂南岸土圍內。住隙地如斗大。雜几榻炊爨之屬於其中。人畜喧填。穢氣蒸為癘疫。而予內人與次女相繼死矣。予時亦幾不起。越十月賊退。始得扶病入城。就醫故人陳某家。而一女復病死。嗚呼痛哉。予既孑然一身。病亦稍痊。友人過候。間

出詩見慰。勉為和答。或愁悶無聊。時吟數句。以自遣。而詩遂與淚爭多矣。又越歲戊午。為人授館。作塾師。訓二三童子外。兀然無一事。可作。輒以詩為工課。塗乙縱橫。几壁為黑。久之積為成帙。題曰丁戊詩記。實也。嗚呼。此豈其得已者耶。雖然。境遇苦。而性情深。性情深。而學問入。詩不能為變。境遇之物。而境遇反為深。性情入。學問之物。故記年以驗境遇之順逆。記詩以驗性情學問之淺深。又安可忽乎哉。古人於通仕後。嘗錄其生平困塞事。以自警。况予猶在困塞時耶。因錄此卷。以為警惕之助。亦以見予年來困阨流離。

骨肉煙消。室家甑破。遇比前加逆。心比前加苦。叢人間不堪之境。無不盡聚於一人。一時之身為可悲也。

選古文小品序

大塊鑄人。縮七尺精神於寸眸之內。嗚呼。盡之矣。文非以小為尚。以短為尚。顧小者大之樞。短者長之藏也。若言猶遠而不及。與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及者無繁詞。理至者多短調。巍巍秦岱。碎而為嶙。礪沙礫。則瘦漏透。離見矣。滔滔黃河。促而為川。瀆溪澗。則清連激灑。生矣。蓋物之散者多。漫而聚者常。斂照乘粒珠耳。而燭物更遠。予取其遠而已。七首

寸鐵耳而刺入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大獅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粵西有修蛇。蜈蚣能制之。短不可輕也。

黃少涯曰。連用七譬喻。無承無接。而口齒了然。豈非奇文。

草亭詩集序

予十年前遊羊城。寓友某家。檢架上書。閱之。得詩一冊。讀之。驚異。急詢主人。云。此予鄉林草亭先生所著。先生時遊荆楚。不得面。惟錄其詩歸藏之。而思見其人。愈甚。茲歲癸亥。始得一晤。叩其所學。蓋有非詩所能盡者。古來懷奇抱道之士。未嘗不著書。然必有立乎書之先。彼以其特達絕世之姿。窮理盡性。將天地古今人物之變。識於胸。而欲舒其所得。則雖見之於言語文章。亦其持滿而發之一候耳。其胸中固有。大於是者。豈一書足以盡其所長耶。孔子刪述六經。無

六經則不能見孔子然使其不刪述六經必別有以見孔子者則六經非孔子定評也曾子著大學子思著中庸彼二子咸具包天包地之學無因不能自見而偶見於二書則二書亦二子之筌蹄已耳二子豈僅在是哉予嘗以此意相天下之士即以此意而定其生平人品文章何寥寥其寡合歟及讀先生書而始驚其有異者蓋深得古人著書之意也先生為莆田世家時值國變遂絕意仕進不無家國隱恨與忠臣孝子留連涕泣之情詩固其所用心者然窺其意當不止是極一生之學力而欲大有所展不得已而

以辭出之詩特其寄焉耳此所謂持滿而發者非耶使得此意而存之則孔子與曾思所著皆其指耳而以例秦漢以來能文之流乃有然有不然者何哉則能之者為不可及也已先生所著甚多自數年來半罹兵燹斯集為友人所錄輯故得不失亦僅十之六七耳予深惜之然觀其用意之專一言可以盡其全詩而全詩不足盡其胸中之所得其有以立乎詩之先者固非一詩之所得盡然不與詩以有盡者此其詩之所以至也先是予有二十七松堂集之刻先生一見稱善今予序其詩所言如此豈互相為譽者其

書具在。可覆而知也。嗚呼。吾人之才。亦何所不至。使
 非學。餘于木。亦餘于書。亦曷足與于著作之林也哉。
 談定齋先生曰。此文祇必有立乎書之先一語。掀
 翻到底耳。一雙眼光。便將千古以上。千古以下。著
 書立說人。一齊看破。識既名通。筆復恣腴。此真天
 資學力。俱到文字。

劉五原詩集序
 歲戊寅。湘潭劉子五原客仁化。遠訪予於二十七松
 堂。喜見眉宇。晤談之頃。出其所著燕臺西山渡江諸
 集。屬序於予。予受而卒業焉。大抵登臨弔古。與夫遊
 覽山川之什居多。試為吟諷一過。每多羽聲慷慨者
 何也。豈藉山水而洩其幽憂之憤者耶。然天下之最
 能憤者。莫如山水。山則巉峭嵒巖。婉孌磅礴。其高之
 最者。則拔地挿天。日月為之虧蔽。雖猿鳥莫得而踰
 焉。水則汪洋巨浸。波怒濤飛。頃刻數十百里。甚至潰
 決奔放。蛟龍出沒其間。夷城郭宮室而不可阻遏。故

劉五原詩集序
 歲戊寅。湘潭劉子五原客仁化。遠訪予於二十七松
 堂。喜見眉宇。晤談之頃。出其所著燕臺西山渡江諸
 集。屬序於予。予受而卒業焉。大抵登臨弔古。與夫遊
 覽山川之什居多。試為吟諷一過。每多羽聲慷慨者
 何也。豈藉山水而洩其幽憂之憤者耶。然天下之最
 能憤者。莫如山水。山則巉峭嵒巖。婉孌磅礴。其高之
 最者。則拔地挿天。日月為之虧蔽。雖猿鳥莫得而踰
 焉。水則汪洋巨浸。波怒濤飛。頃刻數十百里。甚至潰
 決奔放。蛟龍出沒其間。夷城郭宮室而不可阻遏。故

吾以為山水者天地之憤氣所結撰而成者也。天地未闢，此氣常蘊於中，迨蘊蓄既久，一旦奮迅而發，似非尋常小器足以當之。必極天下之嶽峙、潮迴、海涵、地負之觀，而後得以盡其恠竒焉。其氣之憤見於山水者如是。雖歷今千百萬年，充塞宇宙，猶未知其所底止。故知憤氣者又天地之才也。非才無以洩其憤，非憤無以成其才。則山水者豈非吾人所當收羅於胸中而為恠竒之文章者哉？予竊歎五原之憤有甚焉。五原世居湘潭，為屈原行吟澤畔之地，屈其為憤之鼻祖者歟。况五原天資豪邁，具文武才，而其見厄

於當世，則較屈為更甚。其又烏能已於言耶？生平以遨遊為誦讀，聞其嘗從衡嶽、泛洞庭、橫越黃河之險，北至都門，復渡楊子，江彭蠡，踰嶺而南，所至極山川之勝，而形之言者，彷彿峰巒起伏，巖樹紛糾，波瀾曲折，而幻詭時有，煙嵐雲物，繚繞筆端，形狀歷歷可指。天地以山水為文章，五原則以詩文為山水，其憤之洩極矣。非憤也，才有以使之然也。傳所稱五嶽起方寸者，非歟？予嘗往來仁邑，見其所寓公署，境近丹霞，萬山之中，復成丹霞山志一書，其猶憤之餘者乎？今將歸隱湘潭，其地有衡嶽武當諸名勝，皆為几案間

物他日憤以成其才才以洩其憤為羽聲慷慨繼屈
原而續騷經則其文章之恠竒又安知其所底止也
耶

翁源修學記畧序

古岡黎君龍韜為翁源司訓憤文運不振者已七十
餘載於是視學校緩急而為之修壞補缺濟諸士之
資乏且多方獎勵兼用闡例以為課程行之逾年預
卜是科得售者文武各一人及期榜發果然爰取其
事輯成一書目曰翁源修學記畧予讀之驚歎夫事
為之而不效多於為之而效即有或效亦不能期其

必效茲且以不可知之數而效必如其斯而應之不
可謂非事之有足傳者如黎君此書之記載豈非其
最著者耶故知事雖仗天而成而力則由已而致聞
君當甲寅歲慷慨請纓間關戎馬中雖百死一生不
之顧後以功授粵西容令非獨才畧過人亦必其誠
有以感人情而動鬼神者今復司訓茲邑奮然振興
鼓舞不遺餘力人事盡則天工自見雖鬼神猶將効
靈於其間况其他者乎然非鬼神之為靈專精之至
人自能為鬼神有不知其然而然則為之而必成期
之而必效此理自然無足恠者語曰至誠之道可以

前知不其然歟。或曰：然則黎君自記地理之說，非與予曰：不然。此黎君不欲以造士之功自居，而託此以爲言者。若吾人既知效之所由成，而復以不可知之數以掩其功，又烏乎可。

韶郡城郭圖畧序代

歲已卯秋，予獲從司農某公，權關來韶，傳稱韶爲古虞地，舜嘗奏樂於此，誠名郡也。予嘗於權關之暇，拄頤而眺芙蓉蓮花皇岡諸峯，巖壑幽邃，山木從龍，則得登臨覽勝之樂焉。俯檻而玩湏溪武水，澄徹滌洄，逶迤環繞，則得臨流把釣之嬉焉。豈非以韶爲山水

之奧區者耶。然予之意，猶不在此。聞丁巳歲，楚逆圍韶，數月一戰敗遁。上喜斯城之堅固，而民得免鋒鏑之苦也。隨命繪圖以進，茲非其地者歟。予權韶已將一載，見士庶日以殷繁，田疇日以肥美，家親賢而戶樂利，與夫舟車商賈往來絡繹不絕，熙熙攘攘，各適其適，予且爲之愉快焉。而斯地之民，若有不知伊誰之力者，何哉。嗚呼！國家休養生息，迄今數十年來，四海之樂昇平，亦已久矣。况斯地爲簫韶之遺者乎。故知熙皞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堯舜之民也。蕩蕩浩浩，大莫得而名焉者，天地之仁也。猗歟休哉！予幸躬逢

其盛而不思有以述而傳之。又豈使臣之所敢出也。耶。今將報政北旋。用廣皇上繪圖之意。為詔郡城郭圖略。朝夕省覽。因斯土而及斯民。因斯民之樂育得所而益信。朝廷之深仁厚澤靡遠弗屆。亦如天地山川之大且深而莫測也。是不亦可歌而可頌也哉。此亦古人採風之微旨也。若僅以為丘壑林泉之美觀。則亦甚負此圖也已。

意園圖序
歲戊寅夏予來會城。王子也癡出圖二十四幅示予。顏曰意園圖。并記以詩。且曰予行天下三十餘年。於茲矣。生平所歷得意山水。日留連於胸中而不能去。又不能構一園以彷彿其萬一。不得已構之以副墨而為卧遊之具。此予以意園名。圖之意也。子其為我序之。予因取其意而序之。曰園莫大於天地。畫莫妙於造物。蓋造物者造天下之物也。未造物之先。物有其意。既造物之後。物有其形。則意也者豈非為萬形之始。而亦圖畫之所從出者歟。予嘗閉目坐忘。嗒然

若喪斯時我尚不知其為我何況於物。迨意念既萌。則舍我而逐於物。或為鼠肝。或為蟲臂。其形狀又安可勝窮也。耶。傳稱趙子昂善畫馬。一日倦而寢。其妻牕隙窺之。偃仰。鼾呼。儼然一馬也。妻懼醒以告。子昂因而改畫。大士像。未幾復窺之。則慈悲莊嚴。又儼然一大士。非子昂能為大士也。意在而形因之矣。萬物在天地中。天地在我意中。即以意為造物。收煙雲丘壑。樓臺人物於一卷之內。皆以一意為之。而有餘則也。癡以意為園。無異以天地為園。豈僅圖畫之觀云乎哉。雖然。天下事亦得其意已耳也。癡為甬東傑出。

士足跡幾遍天下。來寓吾粵。又且十年。有才而不得一展。予固疑也。癡意之不得也。今閱是圖。山川名勝。無景不備。終日晤對其間。則亦可以得意而忘言也。夫。

送邑侯葉澹園歸浙序

古婺葉君澹園。於康熙壬申。來宰吾曲。茲歲己卯。解組而歸。某送之江滸。而致詞曰。易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豈非以出處兩途。為吾人生平之大節者乎。然亦有說。非可漫然而為也。唐韓昌黎。述李愿之言。以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喜有賞。怒有刑。才俊

滿前粉白黛綠列屋而間居為出者之事豈君子之得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僅此富貴聲勢之為而已耶又以採山釣水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起居無時惟適之安為處者之事豈君子之不得遇知於天子不能用力於當世僅此偷閒養高之為而已耶古之人蓋有以出為處者矣東方生稱避世金馬門是也况可著書立說而言吾之所欲言者哉不然則稱伏處田間者果何為也古之人又有以處為出者矣孔子稱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是也况可建功立業而行吾之所欲言者哉不然則

稱尊居民上者果何為也然則君子之出處可知矣今君作令數年於茲上已有其效矣茲獲告致施里豈以已試之於堂上者又欲施之於林下耶夫君子窮理以盡性盡性以立言立言以見諸行事雖處如出互相成以有濟於斯世以與易之道合而為吾人之所引領者將必有在也夫君笑應曰謹受教於是進酒再拜而為之別

送琴客顧耘叟序

吾人居恒無事則必得一物焉以蕩滌其胸衿發舒其鬱結若是者何也宜其氣也宜氣莫如音而衆音之作以琴為上蓋琴者聖人之事也聖人達而在上則以之而治民窮而在下則以之而治身故觀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神明和上下洽如聽琴音之冲融焉聽其琴也如得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心焉若孔子則不然雖聖而不得其位誰為為之孰令聽之不得已而寄其琴於六經故讀易書詩禮記春秋之書其思深其慮遠詞旨春容或抑揚而頓挫者莫

非孔子之宮商焉此則聖人之琴也琴之大者也若琴之小者亦惟聲音而已矣予友顧耘叟有道而蘊才善琴而多藝自南海破浪而來訪予於二十七松堂論絲桐之微妙將為其大而遺其小乎抑舉其小者而大者庶可漸臻乎雖然吾人進則成功於天下退則甘休於一壑故當其功成於一時則萬象喁喁頌聲並作得以洩其幽憂隱怨之情匪是則雖窮而在下亦將續三代之遺音成一朝之逸響被之金石

送杜陵山人序

瓌偉權奇智能博達之士世豈無其人哉當吾世而
 不一見焉何也將安歸乎豈皆隱耶隱非必山林也
 已於山林中得一人焉曰澹歸隱於浮屠也繼而幕
 府中得一人焉曰杜陵山人隱於戎馬也予從澹歸
 遊因得交山人山人隨時為變用與道俱其志豈真
 忘情於世哉抑世不我用而暫於斯托迹也則凡瓌
 偉權奇智能博達之士而不一見焉者其知之矣然
 山林則一於隱而幕則亦仕亦隱以布衣經天下事
 儻古英雄之所必資者乎今又將舍此而他往天下

茫茫誰為知己又安得不抱斯人之歎望寥廓而寄
 其情於千秋也耶

蕭綱若曰文徑最幽却最爽其妙處全在移折

送杭簡夫遊翠微峯序

翠微距寧都十里許為金精第一峯巖洞險削迤邐
 恠詭而傑出雖有巧者莫可得而名狀然其名未之
 前聞自魏和公先生與易堂諸君子卜居於此而後
 翠微峯之名始聞於天下然則茲峯之奇其殆以人
 傳之歟抑文傳之也甲子歲先生來韶訪予始得讀
 其全文驚歎久之以為天下險削迤邐恠詭傑出不

可得而名狀者更在乎此。輒欲登峯一覽其勝而卒不可得。今杭子簡夫欲先予而往。則凡所謂翠微之峯之奇者。固將目飽而心足耶。雖然。翠微之峯雖奇。使無詩文以發之。則與凡山水無異。先生與易堂諸君子以筆墨之奇。開闢茲峯。而茲峯即以其巖壑之奇。歷試遊客。簡夫試登峯見先生。併訪諸君子之遺文而讀之。有以得其險削迤邐。恠詭傑出。不可得而名狀者。以與翠微之奇相感觸。而為簡夫之詩文。請正先生而歸。以遺我。其在斯遊乎。若然。則予亦將束裝以待。然則茲峯之以奇聞於天下者。不亦曉然於

其故也哉。

送鄭同虎歸南海序

文醫鄭子同虎。客予韶幾二載。未嘗以醫言者。予交同虎在衆人先。予頗有詩文癖。與同虎語。亦未嘗一言及詩文者。非不言也。而眉宇隱見之間。知者得之。有甚於言也。及後於友人齋頭見予文。驚歎出語言之外。予亦為之咨嗟良久。夫文之難知。甚於醫。以其藏於無也。無則神存而形亡。而昧者失之。方句櫛字比。形跡是求。而紛錯憤如。故難知也。然文視其外。而醫則視其內。故有形雖王而神已離。隱伏骨髓之內。

非鐵石酒醪之所及。雖扁鵲不能得之。桓侯者况下此者乎。以是知醫之難知。又甚於文。今同虎知予文也。予即以知文知同虎之醫。其進於斯道也久矣。然同虎為南海舊家。饒裕著述頗多。一日以詩文數十篇示予。題曰鬚影錄。問何謂曰。文不欲多。亦不欲多。示人如見簾間鬚影而已。予歎其言簡而意盡。夫同虎尚不欲以文名。况醫乎。今同虎以歲暮辭歸。予貧無以贈。因贈以言。首題曰文醫。醫不必文。而文不僅醫。將使其鄉人聞而就求之。又其鄉族甚鉅。近省會區多文章積學之士。今於其歸也。得毋詩酒往還。相

觀道故。讌集於終日之久乎。或覩斯文而因為勸駕焉。無使匿其術如匿其文也。則同虎之有以聞於世者。又不獨以其醫也已。

陳叔霞曰。即從文醫二字。寫出妙理。匪夷所思。筆墨亦復蘊藉之甚。

送鮮于友石遊洞庭序

鮮于友石別予十有三年。茲歲癸丑三月。忽挈舟訪予。覩其貌泰然。聆其辭充然。豈有以樂其志者歟。且曰。聞之洞庭之南。有異境焉。四面阻絕。一徑微通。常有真人往來其間。予將從之遊焉。則何為者耶。陶淵

明作桃花源詩序。雞犬桑麻。俱非凡境。世豈真有桃
花源耶。淵明先生即桃源主人。而漁翁即先生之知
已也。世無孔子。吾不知長沮桀溺與荷蓀丈人為何
如人。當時果有其人否。果有其人。吾亦以為孔子
之化身已耳。予何知之。予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二
語知之。請即質之友石。以問洞庭之遊。然乎否也。

毛會侯先生曰。澹澹數筆中。俱有妙論。如李龍

眠白描觀音大士像。筆墨之痕都絕。入化入神。吾

幾無以測之。

周象九五十壽序

予於羊城得晤廣陵周子象九。遂喜定交。象九少予
二歲。以兄事予。予不敢當。以才有所不逮也。才以功
名為上。夫人有掀天揭地之功。方可進而收天下後
世之名。名蓋因功而見也。然功名又與爵祿有間。世
人不知功名。悞以爵祿當之。抑知爵祿為朝廷報功
之典。而功名豈爵祿之謂耶。盡天下之仕宦。皆有爵
有祿之人。未必盡天下之爵祿。皆有功有名之人。故
予嘗言人之功名在己。不可不思。所以立而爵祿在
人。則可得。可不得。而無足為重輕。魯仲連以一布衣

遨遊當世。而天下後世未嘗以匹夫而少其功名。漢嚴子陵雖未臣事光武。然其興起東漢節義之功。至今婦人豎子亦莫不知其名。則爵祿烏得而上之。象九甫弱冠。即走京師。萬里志欲以功名顯。後值滇逆之變。隨王師收復潯南寧諸要郡。最後進擊滇南。所至算無遺策。以功授鎮安別駕。隨陞羅平知州。未幾以親老辭歸。此豈可以爵祿動其心者。嗚呼。人苦不自知。予嘗欲以著述稍自表見於世。然徒託之空言。孰若見之實事。為足據也。則視吾象九。安得不赧然而心折耶。文章不必在詩書。功名不必需爵祿。

今象九立功名而辭爵祿。復因山水之勝而寄寓英州僻壤。與漁樵雜處。幾不測為何如人。靡獨無意爵祿。即功名亦不屑為己有。較之仲連輕世肆志。子陵披羊裘而釣。殆可兼而有之。豈不然歟。予猶記象九任鎮安時。一日軍大譟。人情洶洶。叵測。象九出片言而定。性倜儻任俠。徒手致數萬金。隨即散去。急則典衣贈客。無所吝。此尤為世人之所難者。况其才之所長。尤不在此。則望而遜為不逮者。又寧獨予一人為然也哉。茲歲乙亥秋七月。予年五十有二。象九亦已五十矣。然精神百倍於予。鬚髮無一莖白者。其年齒

松堂集 卷四
功名將來曷可勝量。今復為予治裝，作嶺外名勝遊。因書此以侑一觴，且以識別也。

五十一初度自序

歲甲戌九月二十六日。予五十有一初度。友某某携酒就予稱觴。適予二十七松堂集刻成，因取以為壽。曰：此予一部年譜也。僅文集云乎哉？夫人自少而壯而老，其所行為事，尚能追憶而悉數之乎？否耶？以無有記之者也。予少好為古文詞，遇事而書，且兼書年月日者，為多計。予自初度歷今五十有一年，共三百六十甲子。而此集中所書之甲子，與前所行為事皆

可。按。而。數。也。則。此。集。豈。非。為。予。年。譜。而。壽。之。實。錄。者。歟。積。時。而。為。日。積。日。而。為。月。與。年。譜。以。記。年。而。年。多。為。壽。蓋。有。不。可。誣。者。是。日。菊。花。大。放。香。氣。滿。庭。於。是。飲。酒。樂。甚。予。左。手。把。杯。右。手。取。集。中。某。年。某。月。日。所。作。詩。古。文。詞。指。語。客。客。讀。而。喜。起。而。取。酒。壽。予。曰。君。可。謂。不。虛。此。生。矣。予。笑。應。曰。非。能。不。虛。此。生。也。但。此。生。不。敢。虛。耳。雖。然。予。敢。以。此。為。壽。耶。予。不。幸。生。而。貧。且。賤。至。今。一。布。衣。終。其。身。則。此。五。十。有。一。之。年。共。三。百。六。十。甲。子。多。半。予。窮。愁。閉。戶。著。書。之。年。也。而。欲。以。此。為。壽。可。乎。客。笑。曰。著。書。之。壽。更。有。不。可。以。數。計。者。

在。句。予。不。敢。對。須。史。客。去。遂。併。次。其。語。以。為。序。
 王。孔。昭。曰。自。壽。之。文。最。難。下。筆。自。譽。固。非。自。謙。亦
 不。得。此。文。從。著。書。上。立。論。寓。譽。于。自。謙。之。中。地。步
 既。高。文。品。自。別。望。而。知。為。大。家。體。裁。

二十七松堂集卷四終

二十七松堂集卷五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廖燕柴舟甫著

題詞

題籟鳴集

六。經。以。前。無。書。則。六。經。之。作。果。盡。屬。讀。書。者。之。所。為。
 耶。詩。文。雖。小。道。要。其。源。流。與。六。經。等。文。固。無。論。詩。尤
 為。性。情。之。物。故。古。詩。三。百。篇。多。出。於。不。識。字。人。之。口。
 然。又。非。識。字。人。所。能。措。一。詞。則。其。故。亦。可。思。已。讀。書
 而。後。能。詩。文。世。莫。不。謂。然。抑。知。惟。能。詩。文。而。後。可。讀。
 書。則。讀。書。又。烏。可。輕。言。乎。哉。予。友。某。以。目。疾。廢。學。而

獨能詩。今題其籟鳴集如此。則又非讀書者之所知也。

魏和公先生曰。小小題。發出許大道理。固非柴舟不能。尋常說話。然皆未經人道。所以為妙。

二十七松堂詩課選刻題詞

作詩非予事也。况課乎哉。茲歲丙寅客歸。惟兀坐二十七松堂。時或無聊。不得已借筆墨。以宣積鬱。家人促予起。起復無事。可作。不如仍作予詩。予不能自禁。不作詩。又何以禁。同人之作也。日遂以為常。而課名焉。課而多。多而選。之刻之。然不足以易糝糠也。其何

以愜予懷耶。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有詩國焉。自周初受封。遂成巨族。孔子嘗稱之。教門弟子習其語言。謂可以興觀群怨。後亦稍稍衰。至唐復中興。自庶人以至天子。莫不賓禮之。聞其風俗尚古。逮唐以來。始有趨時者。然人多風雅。出口皆叶律呂。或借鳥獸草木以發其草野悲歌之情。若其大者。則雖奏之清廟。明堂。不讓也。世之高人韻士。聞其風。嘗往遊焉。至有樂而忘返者。予將執此而問之。

魏昭士曰。起手數語。題意已了。中間忽杜撰一詩。國來。奇情幻想。文中別一洞天。

題荷亭刺草

廬陵朱子藕男客長安十餘年歸著荷亭文集若干卷予既畧序其概矣此蓋嶺南行笥阿阮所存之刺草也草烏乎刺天地一大部奇書人心有全副妙理故草自刺而書自全藕男若不有全又焉能為刺然已全而人或刺與人刺而道獨全雖一字一句皆竭一生之學力而出之一舉筆而已無刺義全人皆全文皆道天下文章孰全於是又何俟藕男他日全集出而後知為荷亭全書耶是刺是全請質之天下善讀藕男書者

琵琶楔子題詞

此予友王子口口病後戲墨也口口為吾粵通才尤精韻學作填詞數十種茲復以其詞譜入琵琶題曰琵琶楔子豈以聲音為文章耶遍天地皆聲音則遍天地皆文章文章者聲音之妙者也填詞可入琵琶琵琶可合音律不知聲音化而為文章抑文章化為聲音但覺天地間自有此妙理入文人之筆舌成絕代之宮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使人人悟此雖蛙鳴犬吠皆成一部絕妙鼓吹况琵琶之為技乎楔子之為言以物出物今口口以音協音義蓋取諸此然

專精之至。不特病為之愈。似技若因之而益神者。斯其書為足傳也。已噫。世無知音久矣。予獨嘆鬱輪袍之遇。合為其奇。則九公主之功。當不在子期下。安得良工。圖畫私尸。祝於二十七松堂中。訴盡生平之胸臆也哉。

易簡方論題詞

予友德某程先生。家世理學。尤善詩古文詞。今以岐黃著名。是欲以醫掩也。醫學言命理學言性。似不相謀者。然性與命有二名而無二實。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言性何謂天命之謂也。豈非性命不可分為二。

事亦猶江河之不可分為二水乎。靈樞素問諸書皆言五行。世未有不熟五行而能知醫者。人秉五行以生命賦。而性與俱。今此書以易簡命名。取古今之方難而易言之。繁而簡言之。使天下之人皆知醫學而無疑悞之患。然皆不越五行之理。以為端五行雖相成。而實相賊。故智者能以我制五行。而不為五行所制。則起死回生之功。將於是乎在性也。而命以之矣。豈不然耶。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至簡。其理遂與天地同功。又何一人一身之足言哉。則雖謂此書補理學之所未及。亦可。

自題制義

欲盡集生平所為制義千百篇取匣盛之為塚於名山之顛大書其上曰曲江廖某不遇文塚因酌酒而祝之曰千百年後有如廖某其人者將歆戲感慨而憑吊之庶幾稍慰吾文耶是又不然不遇之文為世所羞稱且習其業一不遇遂為所禍是吾仇也焚之將揚其灰於無何有之鄉况塚而酌之耶思之而其說又異己不遇之文其文必佳蓋其抑鬱之氣盡發而為文故也佳者必傳是天將欲傳吾文也雖不遇可也因盡取生平制義錄而藏之以俟後世之知吾

文者歆戲感慨而讀之

劉心竹曰無端而作制義又無端而塚制義酌制義皆是此老胸次瑰奇吐吐逼人處

陶握山曰筆法如引繩環環而轉一篇祇如一句歐陽永叔官者論乃有此手段

自題刻稿

居恒多愁弄筆破悶舉以示人舌橋而首不點此耳之過耳耳有成習而目遂為所掩夫璞未有不欲自見其寶者而見棄於途人則習者寡也然人日習粟而知粟矣又鮮能知味者何哉物莫賤於所知而寶

於所不知因題以刻焉此豈有習之者乎習不習則任之吾惟寶吾寶

林草亭曰自解自賞自賞自解滿肚不平俱於一百零之字內寫盡煞是異事其轉折處真具異樣神力不啻一句一轉真一字一轉矣求之古人名集中亦不能多得

自題曲江名勝詩

曲志舊載名勝十予增為二十有二此便足以盡曲乎宋蘇端明作九成臺銘天下無不知有九成臺者假使當日無此文則雖至今猶作雉堞觀可也水經

注載曲江有浮嶽山躡一處則百步內皆動後沒於五溪水此地豈真有所謂浮嶽山者然一經酈道元所注則雖謂至今存可也予作曲江名勝詩二十有二首雖不足以盡曲或可以傳曲耳詩成鐫之浮嶽山側

周象九曰名勝之傳不傳在文不在物說得文人筆墨千古有權妙妙文法更見斬截之甚

自題竹籟小草

竹圃初葺微雨一過苔潔蘿鮮予坐其中頽如塊雪耳何與筆墨事而顧相引以深也蕉紙蟲書似以韻

勝不欲落烟食朶頤舉向花間倩鳥哦之公冶子何在聽此冷然世無忌人容我仙去

鄭思宣曰孤懷冷韻集中別調

自題四書私談

燕說四子書而稱私談者何蓋將避講學之名也講學必講聖賢之所以然世之講學類皆竊宋儒之唾餘而掩有之則是講程朱之學非講孔子之學矣燕則何敢嗚呼自孔子沒至於今學之不講蓋已二千二百四十餘年矣今欲揭日月於中天使聖人之學復明於世舍孔子其誰與歸然燕以為遵孔子而世則以為背程朱燕將奈之何哉故諱其名曰私談或以為間談而置之耶

自題山居詩

山固可居而所居非山詩曷以山居名曰從志也予生平以山水友朋為性命然欲隱村庄則有山水而無友朋欲往城郭則有友朋而無山水可奈何不得已商之副墨先生羅天下佳山佳水於毫端使身入其中而與之晤對終日侶魚蝦而友麋鹿志願畢矣豈非為人生萬全之事耶而人猶以空言視之何哉語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則茲三十

律便可作烟霞泉石勝流快友觀也

李謙三十九秋詩題詞

予閱十九秋詩不下數十百卷最後得山陰李君謙三卷讀之而擊節為夫四時之序至秋而一變萬物在秋之中而吾人又在萬物之中其殆將與秋俱變者歟雖然秋人所同也物亦人所同也而詩則為一人所獨異借彼物理抒我心胸即秋而物在即物而我之性情俱在然則物非物也一我之性情變幻而成者也性情散而為萬物萬物復聚而為性情故一撚髭搦管即能隨物賦形無不盡態極妍活現紙上

此則謙三之詩所為工也豈非其性情有大異於人者耶至其與秋為緣有不與秋而俱盡者又從可知也已或曰十九首皆物耳曷言秋予曰不然衆人見物而不見秋吾人則見秋而不見物非忘物也物盡變而為秋也况天地之秋一入吾人胸中又盡變而為妙理也哉噫可以悟謙三十九秋之詩矣

朱吟石十九秋詩題詞

十九秋為會城詩課題作者不下萬卷然佳者亦不多觀蓋詠物體自古難之予最喜蕙葭蒼蒼白露為霜之什每吟諷一過便覺有一片秋氣襲人衣裾至

云所謂伊人不在蕪葭之中亦不在蕪葭之外而彷彿於水之一方豈非畫家所稱傳神正在阿堵者耶詠物之妙莫妙於是予即取以評吟石此卷其猶在蕪葭秋水之間者乎吾知讀是詩者當亦不禁秋氣滿衣襟矣

魚夢堂集題詞

歲戊寅春予得晤門君鶴書驚其年少而多才時予適有高涼之行匆匆未暇也迨後還里始出其所著各種屬予論定予思詩古文詞與制義其道少有兼者即間有之亦必不能兼善茲鶴書何其有餘裕哉

予棄制舉業而專攻詩古文詞歷三十載於茲今已五十有五猶碌碌無所比數而鶴書年始少壯予三十一歲其著作已精妙且能兼善若此予對之方赧然有愧色尚敢定鶴書之文耶况鶴書世家子頃欲赴試都門功名其所固有使至予年何事不可為則其精妙而兼善者將不止是予則滋愧矣然鶴書之因此日進不已則又無俟予言之畢也夫

蘭譜題詞

天下茫茫誰為知己若已幸遇其人又安可使或踈也耶予性命非他良朋即是間居寡懽若得二三同

調常常過從。人生樂事。何以逾此。而無如天涯散處。聚晤惟艱。況其中已有作古人者。時一念及。曷勝浩歎。用假副墨。以訂同堂。每遇花晨雨夜。展卷讀之。如拉我故人。於酒罈茗椀間。促膝聯牀。共話千古。庶幾稍慰予懷也乎。題曰蘭譜。蓋取譜牒之義。以畧傳其生平梗概云。

二十七松堂集卷五終

二十七松堂集卷六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曲江廖燕柴舟甫著

疏引

地藏閣募建大殿疏

某月日有友某。屬予作募建地藏閣大殿疏。予諾之。拈筆欲書。已復閣筆。沉思憶予曩曾步城南隅。入二刹。茅僅蓋頭。佛像剝落。僧皆推魯老瘦。忽聞呬唔聲。出自櫺隙。則為友某嗣君讀書處。今所謂地藏閣者。豈即其地耶。噫。難矣。世人之情。類非木訥樵樸之僧。所能動。皆習於智巧便佞。或假當事所為詩文薦牘。

以為先容之具。而其人為勢焰所存。世人或不信佛。而信其人。勝於信佛者。僧與予皆非其人也。然予聞地藏閣。其先為曹源菴。在城外相江澣。魚磬濤聲。互相和答。頗為遊屐所戀之地。兵燹之後。化為灰燼。今以其地不可居。來結龕於此。卑隘湫狹。遊屐不復一及。豈炎涼勢利。亦可施之於佛。抑佛法圓通。多方救度。亦隨俗炎涼。勢利而世。非炎涼勢利。遂不足以為人耶。顧世多不能。或免於此者。則何也。佛以因果設教。入人最深。曹源之菴。復為地藏之閣。豈亦有因有果者在歟。雖然。佛不在。因果而人之施舍。亦不關於

佛。故有因僧而舍。與因當事而舍。而斷無有因佛而舍者。若因佛而舍。當需智巧便佞之僧。與當事之詩文薦牘也哉。則今日之僧。與予之文。或可以募未可知也。為疏其畧以勸云。

吳大章曰。佛法世法爛熟于胸中。乃有此文。

募別建大廟峽神廟疏

大廟峽居涇陽清遠二峽之中。號稱最險。而神之血食於此。峽視他處為最靈。以最靈之神。而居最險之地。則其廟貌之巍峩。威儀之淵穆。與夫男女尊卑。森然而有序。所以起往來之瞻禮。肅然如敬。而罔敢隕

越者亦宜視他處為更嚴。按廟碑稱神虞姓。英州人。生禦黃巢有功。卒後復顯靈殺賊。累封顯祐正順惠妃夫人。相傳某年見夢韶之商人。立廟於此。中坐夫人像。旁坐男神像者三。或曰此洪聖大玉也。予心竊怪之。傳云男女有別。雖神之靈。以神不以形。固非男女之相所能拘泥者。然古稱神道設教。則人之視神。無異乎人之視人。今巾幗衣冠。雜然混施。似不無褻瀆之嫌。况禮以專祀為敬。廟既以惠妃為主祀。而復配以他神。賓主固不自安。不安而且以褻為不敬。孰甚。予友周子象九之見與予同。欲別立一廟以安洪

聖諸神。而專祀惠妃之像於原祠。屬予一言。予惟天下之敬。惟禮別男女而定一尊。合乎情而止乎禮。莫大乎是。則凡往來瞻禮。肅然加敬。而罔敢隕越者。固當更上一辦香也。

姚彙吉曰。祠廟文字。不難於正大鄭重。而難於典故關係。篇中極得此意。筆力遒勁。亦酷似昌黎。

募修清遠峽路疏

自英州舟行三十餘里。至湏陽以迄大廟。皆雙峙夾流。惟清遠峽尤號稱最險。旁有小徑。為牽夫郵傳必經之地。其間艱危萬狀。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國

朝康熙元年為尚藩鳩工修葺一時賴安歷今三十
餘年傾圮已甚行路輒有蹶趨挫折顛墜之患予心
竊念之嘗思天地好奇至造物而止匪獨崑崙華嶽
與夫黃河洞庭鄱陽諸大觀固以雄絕見奇即一丘
一壑亦靡不窮幽極渺以騁其怪奇個儻之才如茲
峽之巉峭歎險豈非天地間之一奇者歟然天地因
好奇嘗留缺陷以待人之自効使能出其智力以補
天地之缺陷則其人遂可與造物同功故古來聖賢
英杰皆補天地缺陷之人人惟不能補缺陷之天地
遂為天地之所缺陷非廢人則庸人已耳嗚呼天下

之為廢庸者多矣可勝嘆耶今峽以巉峭歎險而成
天地之奇天地遂以巉峭歎險而成峽路之缺陷予
以缺陷視峽路即以修補望諸同人巉者以階峭者
以磴歎險者以橋梁轉峽路之缺陷為造物之蕩平
此豈廢庸之人所能勝其任者天下之不為廢人庸
人則必為聖賢英杰不特天地不得以缺陷加我而
我且可修補乎天地將天下之事為予之所欲為則
凡世之待予而効其智力者又寧獨一峽路乎哉或
曰峽路其小者耳曷足異予曰不然吾人處此缺陷
世界皆當作如是觀有何不可

二十一
卷六
四

魏和公先生曰。作文祇爭想頭。想頭既異。下筆自
奇。篇中以補天地缺陷立言。如此落想。豈啻高踞
題巔。從此隨手寫去。自然節節入妙。此是柴舟真
才實學文字。他人胡可易到。

祝聖菴募緣疏

菴在邑西。蒙茸竹荻間。若復頽敗。亦祇如花開花落。
耳。而獨不能無關心於予輩。境與予讀書山房近。愛
其僧衆推樸。無市廛募謁奢遞之習。似除飲食農圃
外無一事者。予嘗從容過談。見一僧從遠岫烟靄中
肩松秧數百株。約長尺許。云種蒼側取蔭。至今松已

高於屋。猶憶其時。僧某請予作募造佛殿疏。予首肯
之。時方奔走衣食未暇。今倦遊來歸。徐步松下。而僧
復以前事請憶。豈知此已為數十年前語耶。猶憶予
數年前持詩文謁諸達者。無異僧持疏募勸。而落拓
如故。顧自言不驗。尚能代人驗之乎。予於此正不得
不關心耳。偶一童子據座捻串珠。呢喃誦佛號為戲。
有稱南無釋迦牟尼佛者。予恍然久之。予嘗以筆
墨作佛事。悲感寂悟。感悟之極。文即是佛。天下豈有
勝佛之人哉。文不能勸佛。或足動之耳。佛自知文人
自信佛。况僧以文故。俟予十數年無怠。積誠不移。物

二十七年
猶可感。况人乎。菴左有流泉。清可鑑髮。予嘗吟咏其上。游魚數十。立波際不動。突而騰躍。嚙啖不已。似喜予吟者。予語僧曰。是可以募矣。

魏和公先生曰。幽冷似陸龜蒙。是一篇世外文字。

募助經厯馮公丁艱施里疏

康熙三十二年。錢塘馮君彥衡。授經歷韶州府事。尤見重於太守陳公。公有所建立。政治大小。無不與君規畫商確。無弊而後行。行則上下稱善。君以贊襄為職。公之善。即君之善。者非耶。未幾公以茲歲丙子卒於京邸。士民奔走號吊。燕尤哭之慟。時君亦以內艱

解任。至赤貧。無以歸里。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信有然歟。君明敏練達。所歷名公巨卿。爭先折節下交。嘗與燕談。用人鹽課錢法諸大政。皆鑿鑿可見之實用。則君信非百里才者。夫才而廉。與不才而廉者。有間矣。况不才而不廉。則才而廉者。其有德於斯民。為何如耶。上既以仁懷下。則下宜以義報上。傳稱劉寵為會稽守。致政歸。衆爭斂錢為贈。寵袖一錢而去。時號一錢太守。茲屬亦欲斂錢以助君行。按韶戶口不下十餘萬。人以一錢為率。可得百緡有奇。取不傷廉。而與不傷惠。而屬疏於燕。燕謂此舉有三善焉。急人之急。

而有以濟其不足。可以勸義。奔喪數千里。而得賻為助。足以了大事。而無難。可以勸孝。受人之德。而不忘。所報使人知愛民為有益。可以勸廉。燕因痛公之去我。而更歎君之廉。而無以為歸也。於是疏其略如此。以告世之急義者。

募造佛像疏

歲乙亥正月日。予方晨起。忽有僧投刺稱江西南昌自如禪林僧某。請題募造佛像疏。予念身為儒者。乃為釋氏作乞言。似不合。欲辭不得。因憶昨曾於某處見此僧禮拜佛像。簾幙玲瓏。鏡燈掩映。若相識然者。

及詢巔末。始悟為夢之故。予恍惚久之。夜成夢。而僧朝至。豈偶然耶。抑佛之靈耶。佛以像立教。雖與儒異。至其大處。又未嘗不同。吾儒以萬物為一體。佛氏則以一體而為百千萬億體。故云千百化身。一身可為百千萬億身。而百千萬億身。總不離一身。然佛不能自為莊嚴。而恒待人為之莊嚴。以佛無我相。故佛無我相。而吾人亦可以無人相。則我為佛。莊嚴無異。自為莊嚴。去人我而證圓通。莫捷於此者。使人人悟此。即立地成佛。不難。况佛像之易易。有不應聲而奏效也哉。雖然。佛以一身而為百千萬億身。而吾儒又

何妨以萬物一體之心成佛氏百千萬億之身則以筆墨作佛事是也予嘗以筆墨作佛事言之驗否未可知但僧某自江西來與予素未謀面而獨識之夢中似不為無因者則予今日身雖為儒代釋氏作此募疏以告同人而了夢中之緣有何不可

李非菴曰以吾輩代僧作募疏似難措詞此獨將儒釋大處顛倒離合說來無不節節入妙文妙耶抑理妙耶予幾無以測之彼以闢佛為高者正未

夢見此事耳

會龍菴募建接衆寮房疏

會龍為丹霞接衆下院已三十餘年於茲矣顧寮房狹隘有接衆之名而無其實豈非有主者之責耶適漸登上人來主此院以是為憂然寮房雖狹地頗有餘欲於大殿西偏建殿寮若干間以供大士以安僧衆而屬予一言予思釋氏以慈悲立教視天下如一家視一家如一身更不惜其心力以接待四方使其不饑不寒而後即安與吾儒博施濟衆之道何異然吾儒施能博衆能濟雖堯舜猶病杜少陵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亦不過徒託之空言而已託之空言曷若見之實事從來聖賢經世功

不必自己成業。不必自己立天下。已隱受其福。而功名遂無有出吾之右者。蓋得其道故也。得其道。大可利濟天下。小亦可利濟一身。則以釋氏接衆之舉。不妨引為吾儒小試行道之端。千間大廈。與一把蓋頭。異事同心。更可同心共濟。此亦事有其宜。理無不實。人第知天下不可以空言欺者。豈知施濟之道。有不外此。而即得也哉。雖然。施言施財。各有消歸。丹霞為吾郡名勝。僧俗往來。靡不藉此院為居停。擴充此院。無異標勝丹霞。吾知必有聞風而慨然者。則予今日此一篇文字。亦當讀去聲與丹霞先上一辦香也。已。

資福寺募修佛殿疏代

資福古刹在郡城之東隅。為城中五大寺之一。相傳創自唐朝。廢興不一。亦時勢然也。然廢興屬天時。而興實藉人力。康熙丙辰歲。為權部劉公損資鼎新。歷今已二十餘年於茲矣。此又值廢而望興之時也。顧將何以為詞乎。某嘗思寺名資福。則福也者。豈非世人所稱富貴功名。子孫壽考者耶。佛經云。求富貴得富貴。求功名得功名。以至求子孫壽考。無不得子孫壽考。凡世人之所以欲得者。皆為佛菩薩之所樂與。人亦安可無資於佛乎哉。雖然。世人以榮顯為富貴功

名以盛大久長為子孫壽考佛亦以莊嚴為富貴功名以歷劫不壞為子孫壽考有異事無異情有異情無異理佛既資人以榮顯資人以盛大久長人又當資佛以莊嚴資佛以歷劫不壞則為佛重新梵刹是也是之謂交相資故曰資福豈不然歟今此刹日就頽敗若不急為修葺則將來不無傾圮之虞墮前人之功而失相資之義莫此為甚某為此懼用是敢告諸大檀越願以莊嚴施佛菩薩以歷劫不壞施佛菩薩使佛菩薩所得於世人亦如世人欲得之佛菩薩者則天道好還施無不報而諸大檀越之得富貴功

名與子孫壽考又寧待老僧饒舌也哉

王孔昭曰確是募緣聲口然不曾另起爐竈祇將題中資福二字詮釋一番便成一篇妙文文心亦如神龍出沒得點水便可飛騰真不須向大海裏去纔見本事也又云佛亦不離富貴功名亦不離子孫壽考說得鑿鑿可據雖使佛菩薩復生亦當無詞以答妙理奇文世豈多有

募建芙蓉下院疏

水之合流曰瀦或曰滙也滙之滙每多異境滇武二水從千里奔流至予鄉而忽滙而予韻軒之東適當

其處林木幽邃似整而野自世變以來則屋者垣林者兀矣然光景猶可坐而覽也豈造化所設施者將有待而然乎適蓉山僧某以其利類敗不可居欲結下院於此就予商所圖實為始謀不知予謀已先之也而獨不能無所感者何哉蓉山為邑中名勝自勝國以及今茲巋然魯宮一旦毀於兵燹成敗興衰之故雖佛亦不能免况世人耶古今英雄有托而逃多以佛為歸予嘗徘徊斯地見喪亂之餘荆礫縱橫烟露慘澹不無今昔存亡之慨而回視一身亦如僧之萍踪無寄太息久之以為非佛莫能銷此骨髒耳顧

世。人。之。情。豈。有。異。此。者。哉。而。予。亦。何。可。以。此。料。天。下。士。也。僧。某。有。才。而。善。募。從。此。誅。茅。結。刹。成。之。不。難。他。日。拉。伴。間。步。短。墻。深。竹。梵。亮。茗。清。遠。眺。江。山。之。勝。話。當。日。成。敗。興。衰。之。故。一。歎。而。罷。則。又。爽。然。自。失。矣。然。獨。非。人。情。之。所。樂。耶。因。題。此。以。募。并。以。為。記。

募建芙蓉麓菴疏

丁巳秋七月滇寇圍韶州九月戰敗之遁去凡越有三月近郭廬舍林木毀伐殆盡而蓉山為甚山僧幾無歸處議暫結一茆於蓉之麓麓去舊址不遠下可力田上可護樹以俟次第修復良便而屬疏於予猶

記予侶適杖間時吟眺於此石瘦泉娟林幽樹邃至
今遙望惟餘頽垣數塊而已鳥獸遠藏烟嵐少蓄故
僧為利計予與諸同輩為名勝計皆當出此嗚呼自
世變以來西南數十百郡半罹兵燹惟韶幸獲保全
雖四境不無蹂躪然猶可漸圖□□利雖圮城郭
賴安則斯舉或亦士紳之所樂成也為點筆疾書以
勸

募檢字紙引

蒼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事之有無固亡論然自古
惜之矣世人曷嘗不惜而或棄之踐之甚而污穢之

則不可家論而戶曉也或可街覓而巷拾之則一舉
手之勞也而或不為則捐錢以請焉僧出手而已出
錢錢去而功存猶已功也天將雨金而鬼將夜笑矣
此又事之必無而理之或有者也

林草亭曰忽然而起忽然而收一氣呵成却又備
極轉折如此異樣筆墨世豈多有

募修禪定寺側堤路引

數十里雜沙土木石築堤防數百丈導溪湍於崩巖
斷礮使數萬畝荒瘠石田變為膏腴雖使愚人聽之
亦知為大利况遂成往來之便塗哉因田成堤因堤

成路今堤頽已久不但無路且無田雖使愚人聽之亦知為大害也况智者乎愚人難與慮始樂與觀成則任斯責者吾固知非愚人事也然誰肯以愚自居者欲却愚名遂成智功斯又天下之大便也嗚呼事固不可不熟計也

劉漢臣曰一氣奔注而下不用換筆而轉折却極天然古文化境柴舟短篇每多如此用筆最是難學不得不讓其獨步

萬壽寺募粧佛像引

佛不能自庇復不能庇人而反求庇於人將何以為

佛耶予邑有萬壽古刹其來已久丁巳之變民居半罹兵燹而斯刹亦不免焉今將號於人曰佛能福人利人以求莊嚴其像人將曰佛自顧不暇於人乎何有則幾無以應矣予則為之說曰昔孟嘗君為魏求救於趙王曰夫行數千里而救入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佛不能庇我而我反能庇佛我則得矣尚何求為况我能庇佛我即是佛是佛與我為一矣將庇佛者之即佛耶抑佛之受庇者之即佛自庇耶請與諸公試參之

朱藕男曰佛法世法顛倒說來盡成妙理。是文中之最滑稽者。失笑之語使佛聞之亦應解頤。

二十七松堂集卷六終

